

夏纳之夜

[美] 欧文·肖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夏纳之夜

【荷】胡文·阿·德
范·德·林·德·林·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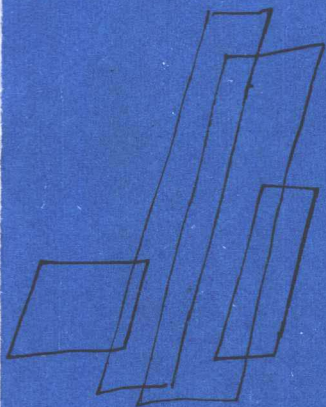
THE NIGHT OF THE NIGHT THE NIGHT OF THE NIGHT THE NIGHT OF THE NIGHT

戛纳之夜

[美] 欧文·肖 著

朱万泽 译
付灿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Evening in Byzantium

By Irwin Shaw

根据一九七四年六月Dell第一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李向东

封面设计：李 欣

夏 纳 之 夜

Jiana Zhi Ye

(美) 欧文·肖 著

朱万泽 付灿邦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 · 印张 12 · 插页 2

字数：224,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7,266

ISBN 7-207-00874-0/I·171

定价：3.75元

● 译者的话 ●

举世闻名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曾使多少电影界人士充满幻想、希望、绝望、欣喜、悲哀乃至疯狂，也曾令多少电影爱好者叹为观止，为之心向神往。然而，除了那富丽堂皇的发奖大厅里庄严、肃穆、狂热的气氛，除了泛在获奖者脸上志得意满的笑容，有谁想象过电影节幕后的情景？又有谁设想在激烈的角逐中败北的人们辛酸的泪水？此外，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西方现代电影，在当代西方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家庭、社会等思潮冲击下，又处于什么样的境地？这种种改变了当今世界面貌的思潮对艺术，尤其是对电影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倘若读者对上述问题有兴趣，就不妨读读美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欧文·肖的小说《戛纳之夜》。

对国内广大读者来说，欧文·肖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他的小说《富人，穷人》及《乞丐·窃贼》早已在国内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欧文·肖在这两本书里以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揭露了主宰当代美国社会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真面目，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欧文·肖在他的另一力作《戛纳之夜》里把他那犀利的笔触伸向了当代西方社会里各种矛盾更集中、更尖锐，对读者来说也更陌生、更神秘的一个新领域——当代西方影剧界。

小说以七十年代戛纳国际电影节为背景，以美国著名电影制片人杰西·克雷格的艺术生涯为线索，成功地再现了美国电影盛衰史，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各种矛盾在艺术领域的反映。

《戛纳之夜》与《富人，穷人》、《乞丐·窃贼》一样，揭示了当代美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它向读者展示了西方艺术在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以后现已日薄西山现状，表现了在“金钱至上”、“性解放”、“代沟”、“家庭观念淡漠”等一系列浪潮冲击下艺术家的命运。

在西方社会，一切东西都受到金钱的制约，艺术自然也不能幸免。一方面，影片、戏剧的票房价值低，就难以上映、上演。如克雷格的最后一部电影、劳顿的大型歌剧、布伦纳的最后一出戏，虽然它们耗尽了千百万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的心血，尽管它们格调高雅，身手不凡，但由于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就没有多大票房价值，在人们心目中，它们的艺术价值也理所当然地不存在了。票房价值不仅与艺术价值成正比例，更有甚者，它还成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尺度，票房价值越高，艺术价值也随着增值。另一方面，艺术家们，甚至连那些正直、诚实的艺术家们也都接

受了这一尺度。上演一出戏、一部影片，得到的报酬越丰厚，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也就越高。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就拼命要价，即使有些人注重的并不是金钱，而是艺术，但他们非此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艺术就成了金钱的附庸，艺术家也成了金钱的牺牲品，因为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艺术家本来就完全失去了艺术，而力图保持艺术纯洁性的艺术家的艺术价值则让金钱给全盘否定了，这正是当代西方艺术和艺术家的悲剧。

席卷西方社会的“性解放”浪潮，也使艺术和艺术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作为个人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受到了性的诱惑和祸害。以克雷格为例，他妻子婚前一直与他的好友同居，这使他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而妻子婚后因泄愤与他的另一位挚友私通，简直就导致了婚姻的破裂。而那以后克雷格不时与其他女人有瓜葛，这更加速了他们婚姻的解体。作为“性解放”运动牺牲者，同时又是艺术家的克雷格，他的艺术生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拍片失败与他跟妻子分居在时间上基本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更不用说，拆散一度合作得很好的编剧、导演、制片人这三驾马车的也是“性”了。

其次，艺术家们不在艺术品里反映人的“本能”，就不能获得衡量他们艺术价值必需的“尺度”，而过多地渲染这些东西，又毕竟与他们的良心，与艺术的宗旨相悖。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一味迎合观众“口味”

的严重后果么？这一点，从那些靠了这种手段大获成功的人们成功后纸醉金迷，但愿长醉不愿醒的现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已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此外，西方社会伦理、家庭观念的淡漠，也使艺术家深受其害。上面所说的克雷格与妻子关系的破裂，也可以视作他们家庭的解体，这种解体无疑与他们夫妻俩家庭、伦理观念淡漠有关。这种破碎的家庭，使他即使置身生他养他的故乡，也只能靠住旅馆度日，他的艺术创作不可能不因此受到影响。克雷格女儿蔑视家庭、伦理观念，愿意与男友睡觉，却视与男友结婚如洪水猛兽这一逆情悖理的举动，以及她后来与长她二十四岁的酒鬼作家私奔，并一再要求父亲给自己情人工作等一系列行为，无疑给克雷格造成了很大刺激，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

《戛纳之夜》对西方社会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小说借沃德利、格林、斯隆以及泰克曼之口道出了作家对艺术家受制于代理人、政客，以及对西方社会尔虞我诈等现象的愤慨。如沃德利就曾透露，电影节上的各种奖励，实际上都是暗地里的金钱交易，到电影节来的人都是买主和卖主，有的人卖良心，有的人卖信誉，也有人卖肉体。

至于沃德利被墨菲无耻利用更是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关系、利害关系的绝好证明。

总之，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不禁可以一睹令人眼

花缭乱的电影节的盛况，可以领略盛大发奖仪式背后那一幕幕耸人听闻的事件。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克雷格的身世，看到当代美国电影的盛衰史，并可以推而广之，看到当代美国社会的现状以及那个社会存在的种种尖锐、激烈的矛盾。我们深信，这部小说对研究当代西方艺术和当代西方社会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引 子

老态龙钟、衰朽不堪、功能与机能衰竭、身着萨尔卡—卡丁运动衫的人们在通风的屋子里隔桌而坐。屋子前边是变幻不息的大海。这些人玩着牌，举止与繁华的岁月里在西海岸热带雨林中毫无二致；那时他们在银行、在会议室、在荒野大楼、在大别墅、在英国城堡、在南加利福尼亚乔治城的房子里发号施令。

电话铃不时响起，热情、恭敬的声音从奥斯陆、新德里、巴黎、柏林、纽约传来，牌客们冲电话机咆哮着发号施令。这些命令换个时候，无疑会被执行。

废帝一年一度的朝觐，不知情的李尔获准保留少量忠实的仆从。这些人生活豪华却不富裕，他们嚷着“放牌”或者“你满局了”，把成千上万美元的支票递来递去。他们有时

谈到冰河时期。“我给了她第一份工作。七十五美元一周。那时她正在一个污秽的所在和一位配音演员睡觉。”

还说：“他超出预算案二百五十万元买了，害我们三天后在芝加哥好一阵忙活，现在看看他吧，纽约那些卑鄙的家伙把他捧成了天才。简直胡说八道。”

他们还说：“未来在于暗盒之中”。他们当中最年轻，四十八岁的那一位问：“什么未来？”

他们说：“黑桃。加倍。”

他们脚下海拔七英尺的台地迎着太阳，任海风侵袭。一些面黄肌瘦、饥肠辘辘的人在推心置腹地交谈。他们对匆匆来去的侍者打手势要黑咖啡和阿司匹林，口里说着“今非昔比了”。

他们还说：“俄国人今年不会来。日本人不来，”和“威尼斯已结束了。”

游移不定的云层下面，带着幼狮和一次成相相机、随机应变的年轻人披着星星点点的阳光在他们中间迂回行进，这些人脸上挂着妓女

般的微笑，招揽着生意。但第一天过后，除旅游者外，那些幼狮已无人问津了。谈话在继续。他们说：

“福克斯遇上麻烦了，大麻烦，”还说：“其他的人也不例外。”

“这里一个奖值一百万，”他们说。

“在欧洲，”他们说。

又有人问：“欧洲怎么啦？”

“这是部电影节类型的片子，”他们说：“但发行时却默默无闻。”

他们问：“你喝的是啥？”还问：“今晚要来参加聚会吗？”

他们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荷兰语、瑞典语。他们谈论性、金钱、成功、失败、信守诺言和失信。他们中有诚实的人，也有扒手、男妓和拉皮条的。一些人具有美德；一些人具有才华；有人还不止如此；一些人只是精明，甚至连精明都算不上。这里有漂亮、芳香的女郎和英俊的男人，也有长着猪猡一样嘴脸的人。摄相机在忙碌，每个人都装

成对摄相一无所知的样子。

这是些曾一度很有名，但现已不再有名的人，或是些下星期或下年度就会名声大噪的人，还有些人注定要默默无闻地死去。这些人大起大落。他们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又被不公正地抛到了一边。

他们全是一场没有规则的赌博里的赌徒。他们或兴高采烈或惊慌失措、大汗淋漓地下赌注。

在其他一些地方，在其他的会议上，科学家们预言：五十年内，拍打着咖啡馆前面海岸的海水将会是死水一潭，很可能这是可以吃上龙虾或播下纯洁种子的最后一代。

在另外的地方，炸弹投下了，目标选定了，制高点失守或被占领了；还有洪水泛滥，火山爆发，有战争和备战，有政府被颠覆，还有葬礼和行军。但在春天的法国，在这个咖啡馆的两周内，所有的东西都印在醋酸纤维链轮带上，在放映机上以每分钟九十呎的速度放映。在这个城市里，希望与绝望、美妙与死亡就装在平坦光滑、滚圆闪亮的锡盒子里面。

飞机颠簸着钻进黑色云层迅速爬高。道道闪电划过西边天际。显示英、法两种文字的安全带指示灯仍旧亮着。空中小姐没送饮料。引擎音调有了变化。乘客中没人说话。

挤在舷窗边的高个子男人打开一本杂志，又合上了。雨滴在窗玻璃上划出苍白、透明的痕印，有如魔爪一般。

一声低沉的爆炸，似乎撕裂了什么。一团电光从过道上慢慢滚过，慢得令人难以置信，随后越过机翼飞出去。飞机颤栗着。引擎音调又发生了变化。

飞机要是坠毁该有多好啊！高个子男人想。那就彻底了啦！

但飞机稳住了，冲破云层，来到灿烂的阳光下。过道对面一个女人说：“我这是第二次了，我觉得自己给盯上了。”安全带标志灯熄灭了。空中小姐把饮料车推上了过道。高个子男人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飞机在云遮雾障的法国中部上空低啸着向南飞行。

克雷格冲了个冷水浴清醒一下头脑。虽说不是宿醉未醒，眼睛到底跟不上脑袋的动作。和往常这样的

早晨一样，他决定即日起再也不喝了。

他擦了擦身子，连头发也懒得用毛巾擦一下。湿漉漉的头发有一股凉意，使他觉得神清气爽。他裹上旅馆提供的白粗布浴巾走进起居室，按铃要了早餐。夜里临睡前他喝下最后一杯威士忌，把衣服乱扔一气。晚礼服、白衬衫、领带在椅子上揉做一团。剩下一半的威士忌酒瓶里挂着水珠，旁边的苏格兰威士忌依然敞着瓶盖。

他从门后信箱里取出邮件。里面有一本《尼斯——马丁》和秘书从纽约转来的一叠信函，一封是会计师寄的，一封是律师寄的。信堆里证券经纪人一月一度的报告一眼就能认出。他原封不动把信扔在桌上。眼下的证券市场，经纪人除了叫苦还能干什么？会计师的报告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怎样和国家税收机关周旋一类的事情。律师的信必定会令他想到妻子。这些全都可以放一放。此刻处理经纪人、会计师、律师以及妻子这一档子事为时尚早。他略微扫了一眼《尼斯——马丁》的扉页。电讯报道更多的军队进驻柬埔寨。旁边是一个意大利女演员面对卡尔顿地坪微笑的巨幅照片。若干年前这位演员曾在戛纳获奖，但她此刻的微笑表明今年未抱任何幻想。再一幅照片是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奥弗涅对一大群沉默不语的法国人讲话，断言法国并未濒临革命的边缘。

克雷格把《尼斯——马丁》扔在地上，光着脚走过地毯。室内天花板很高，家具布置完全是俄国逃亡

贵族起居的格式。他走到阳台上，俯瞰克拉色对面的地中海。三艘泊在海湾里的美国登陆艇夜里开走了。起风了，被风吹皱了的海面灰濛濛的，卷起团团浪花。踏遍海滩拾荒的孩子们拿出垫子和伞。伞在风中抖动着撑不开。海浪一次又一次冲刷着沙滩。一个勇敢的胖女人在旅馆前面的海中游泳。和我上次来这里相比，气候变了，他想。

上一次来是秋天，待了一个秋季。阳春天气。金色的雾，柔和的秋华。他记得那时的戛纳，滨海庭园里粉红色、琥珀色的楼房亭亭玉立。而今，俗气的公寓大楼，桔色、深蓝色凌空的阳台破坏了海岸的旖旎风光。城市都在拼命毁灭自己。

有人敲门。

“请进，”他不动身地应了一声，仍然沉浸在对地中海景物的遐想中。用不着告诉侍者桌子应当摆在哪儿。克雷格来这里已经三天，侍者知道他的习惯。

他回到屋里，发现站在那里的不是侍者，而是一位姑娘。姑娘个子娇小，身高约莫五呎三、四，他不由得这么猜测着。一件灰色圆领衫太长，又大了好几个尺码。似乎专为篮球运动员设计的衣袖卷过纤细、黝黑的手腕。运动衫快没及揉皱、褪了色的牛仔裤膝头。牛仔裤上面还残留着漂白剂痕迹。她蹬着一双凉鞋。棕色长发不经意地束在身后，上面留有日照和海盐的痕印。狭长的三角脸上，一副极大的深色太阳镜

遮住双眼，那模样象猫头鹰脸一样，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她挎一个嵌有铜扣的意大利皮口袋，漂亮但不协调。她无精打采地站在克雷格跟前。克雷格觉得，要是低头瞧瞧她一双光脚，准会发现她好长时间没洗澡了，至少没用肥皂洗过。

美国人，他想，和大男子主义针锋相对的美国人。

他拉紧睡衣裹住身子。这种款式的睡衣不适合社交场合，没有腰带。只要稍微动一下，一切都会露在外边。

“我还以为是侍者，”他说。

“我得趁你在家时找到你，”姑娘说。听声音是美国人，但听不出是美国哪一带的人。房间里乱七八糟使他感到恼火，等侍者不料闯进一个姑娘更叫他大伤脑筋。

“别人来都要先打电话，”他说。

“我怕你不肯见我，”她说。

啊，天呐，一个不速之客。“现在补救一下不好吗，小姐？”他说。“你到楼下叫门房打个招呼……”

“可我已经在这儿了呀。”她不是那种一边笑一边“啊——你们男人真了不起”的姑娘。“我这就自我介绍。我叫麦克金伦，盖尔·麦克金伦。”

“你认为我们认识？”在戛纳这种地方会出什么事谁也说不准。

“不，”她说。